

鎮荆十五年三... 萬圍城七日... 賊徒四十萬... 以老其師... 股乃為... 之幼子... 賊遂乘機... 受劍而卒... 協鎮紹興... 尾味不... 子亦不食... 相戒不食... 魚腐金銀... 魚必從... 相戒不食... 魚腐金銀... 魚必從... 相戒不食... 魚腐金銀... 魚必從...

驅妖

潯陽鄧廷槐家妖為祟... 我能除之... 斤又聞空中... 人臨行又置... 所毀妖復如... 奇跡

奇跡

奇跡之變幻... 事焉卸下... 公署空名... 奇跡之變幻... 事焉卸下... 公署空名...

青舟行江見萬仞壁主雖後孫不能到而懸崖之上有小舟一
莫望之約丈許山左省城懸山上石壁間有光石三尺許照見城
市如盤虎丘山塘之南許紙圍中人音影在焉雲間城中方
塔影在一民家窻中每夜以清水許起見影金陵牛首山
僧舍圍其門有窻如鏡日色清朗以白紙承其影見浮圖倒掛
佛案上濟南數百里皆陸地也而許金陵有三眼其泉仰出水涸
時不過一人許時有華藤竹木泥出金陵人修報恩寺塔見頂盤
中有二鯉長數尺潛其中江右安仁縣仙嶽人不能到仰視巖上
有杵臼織機紡車林具倉板之類相傳倉板開則歲豐閉則歲歉
云信豐縣石塔九層日中無影影見則萬至如此之類多不可解

魯仙

余為童子時見有魯仙者挽雙髻冬夏皆披棉被數層足踏芒鞋
肩挑竹杖上掛蕭管鼓板行則瑟瑟然時時高叫曰快活快活真
快活夜臥必在飛簷殿脊城堦之上或見其疾行雉堞間如飛鳥
時或仰卧女牆弄篴聲徹雲表凡魯仙經過老幼隨之一日有巨
商邀入園中飲以酒復以一銀盆盛燒酒三四斤魯仙出其勢垂
盆中吸酒有聲嗚嗚片時而盡漸覺面有酒色松江太守方岳貢
以其跡涉妖妄斃之杖後有有見魯仙來一小艇在平湖縣之東湖
仍荷管籥之具高叫快活之語聞者雜至或曰已歿死雲間何復
在此人耶鬼耶魯仙遂入水中後不復見明初張臘過既化於
甘州張指揮園中後屢見他所成祖母下詔求之不得今西域入
貢者猶云三丰為某台吉供奉現在不死又如江右人云羅狀元

一日兩冷而已楊之身材中下不知何處來然其已故衛卒亦在勇敢之列

巨龜

歲庚戌余將入都於王家於京整頓輿轡間走市上有漁人持一龜長尺許濶五六寸索價千文余以五百文買之寄藏於主家木櫃中夜夢一甲冑士謝曰類公脫我於難公他日得赤雁使是所以報公也明日啟櫃龜已逸去所夢甲冑士亦龜也而赤雁使不知何指昔錢彥林先生仿村園中池水既涸湖石下見一巨龜足踏四小龜而行見者以為恠擊殺之有患痔瘡者謂龜肉可以療痔食之即死又表兄陸子勤家獲龜如箬笠大置之庭中少頃大小龜千百至驅之不絕是晚大龜遂遂去

美女彈琴

琴客楊汝和者蜀人也挾絲桐遊公卿間聞其有美女彈琴術一貴人欲試之楊請齋三日掃室垂簾外設一几於東南角內設一几於西北隅兩几各焚香橫琴於上汝和於東南几上撫琴一再彈而西北隅儼然有靜女臨几汝和鼓瑟焦之曲女亦和之音清調朗令人神往曲終聞隱隱環佩聲視之寂然詢汝和秘不言或云符水致之

擡石

癸卯歲余館于東魯所長前兩中一石條作堯啟人來坐欲去之有何長班者既可去因以細繩根僅可作錢串者縛石兩頭用蘆柴為杠今兩童子輕擡去莫不驚異欲令其再擡第

羅道人

羅道人者棄家遊江湖間十年歸住江中
之麓宅不聚垣室不設戶本無家業
餘年身長青毛望而知非烟火中人
子孝即是大道辟穀修煉其末也
以食飼猿鳥衣置石上朽腐而已
徑訪之者披蒙茸而入雖遇虎狼不為害其山為熊羽經業羽經
多病嘗畏糧入隨之數日病少瘥羽經云道人夜半後不知何往
及日高方歸身沾多露聞近日訪之者絕不與語訪者亦日稀云

泛海

劉觀察孝孺奉命往紅毛國徵船勦臺灣悞入黑鬼洋舟人令

速者飯未幾鬼恠千百猙獰叫號不可名狀舟人跌坐結印口誦
梵呪如僧家演孟蘭盆會四顧撒飯去來雜沓天明始絕云此皆
溺海餓鬼也又一日大洋中忽起高山障海紅光閃爍呼問舟師
搖手戒勿語恐怖之狀更甚於黑鬼洋也急入舟披髮持刀出立
蓬背割舌手足血漉水中即仆船上經一飯時頃舟人曰得生矣
問以故曰海中魚出如山不足怪也但欲吞舟則吐紅光漉血水
中可以解之否則以舟中尊者血離解之不然幾葬魚腹也

仙笛

關中扶鸞降乩者皆喬仙名青云係元人曹孝廉建安道士徐
友雲其乩亦喬仙也不持詩文可觀新事類載又特顯靈异能于
空中致奇花佳菓忽月餘不降遺玉笛於几長三尺道士素善

元冷見用錄

吹然吹之不成聲夜半吞仙于空中呼當鼓音嘯曉數里內皆聞
之復有異香繚繞時屈伏仲庭梅數株一時一明晨笛遂不見

仙棋

余嘗見仙比于維揚但作詩繪畫不言人休也詩有初唐氣畫
魚南北派而更精于彩色則時與人下棋不賭賽然勝負往往
不因技之高下大約與貧乏者博則必負似欲以詩畫之所得
濟世也又一比羣聚判事適有國手至眾曰爛柯懸壺仙家事也
不識大仙善奕否善則與國手試之何如比以為可國手遂曰凡
人何敢與仙對求讓幾于比云讓九子國手自念窮盡奕理縱仙
凡不同焉得讓九子比固妄耳因遂佈九子比着似不能夫國手
乃曰大仙游戲三昧耳觀者曰大仙本不長於碁比答云不妨有

一劫在後果因一劫國手全局俱失國手乃叩頭伏請曰大仙得
無為仙中之國手乎比云我在十州三島間為第六手夫奕小技
耳理深至此則凡學問豈有涯岸乎苟一自滿則棋如國手亦有
滿盤俱敗之者

王叔之

王叔之楚黃人商於荊口虧今夫業獨遊焦山至山寺一童子飛
語其師曰王客人至矣僧出邀飲甚殷茶罷香楨俱極豐潔日暮
辭歸僧曰無事且住因宿山寺次日復飲當還盤桓數日叔之自
念生計乏本欲里難歸意散乃發此禪之想請祝髮長侍僧
曰汝酒肉場中人九非黃蔬淡飯可了此生且當以術數顯名海
內因授易一編令王慈持符為符解微洞悉而並不及術數居

元令九四

三月餘謂淑之曰汝術已成可行也世授自金陵始次日有船
至山下僧曰舟往京我有一卷未辨至水西門因出資付舟
子另出巾履色服換淑之故衣而淑之無然術教中人也淑之在
山次其日用服食不見購買而出之如即中服之類亦不知其
所自又先語淑之曰到水西門即場其香才告以秋闈應中第六
但今錄科遺才俱遭擯當以京畿道送入焉不必奔競抵水西門
至一館中詢其秀才諸生聞所以淑之備述秋闈名狀科舉不得
之故諸生曰秋闈尚遠科舉發案在旦晚間館生俱來問一一決
之諸生令人送至某秀才家次日案出某秀才果無名館中諸生
等第無一爽者名遂籍甚及秋闈而某秀才果在第六富事開之
延致無虛日矣嗣入燕都聲震輦轅號曰羊仙

犀玉

一武將好蓄珍玩亦多藏書積至數萬卷宋刻書亦萬卷古金石
文字龕滿一室他如三代秦漢尊彝環璧之屬晉唐宋元法書名
畫官哥定窰宣成之磁端谿大理靈璧之石狗眼龍睛火齊木難
之寶罔不畢具而犀玉玩好酒器尤多內一犀杯不甚大製極古
雅獨置一室香氣馥馥不絕酌以熟酒則更甚又一玉鎮紙作兩
螭盤繞而一昂一伏天日明兩螭滑膩如脂香旣沉水真異
物也及主人將歿前月鎮紙忽墮地碎犀杯為其子獻于某王
子今某王子已伏誅其犀杯又不知為誰人之手矣

飛瓶

濟州吳又夔入都挾重寶進前門往未肩摩負行李者即覺空虛

賀雜省應接裕中饋中饋事不可人然自此多疾日覺羸
瘠有僧見之曰君所過也不舍之有性命之虞宜至
往湖南避之生從其言舉農舉每每婦婦及江見舟已發哀號痛
誓生校長沙友人以處自自是是三三歲歲之責人召之於是整
棹來方登渚宮之辭不不歸歸形形於於仍與同歸不數月生
疾復作僅存一息息慈慈僧僧治之治之之始始以以之之至至梅樹下作法婦踉蹌
奔去命矢射之應絃而一白白孤孤也也生調理年餘僅得不死已為
廢人花月之下凡有所造不泮慧劍斬之群不為山妖木魅所盡
可不慎歟

屍跡

嘗過沅州見石上血痕儼然赤馬相傳崇禎初年有賊驍甚殺傷

兵士頗多及敗鬻而食之馬即剖分於此血跡遂不泯嘉興三塔
灣清兵初至縛僧於石牌坊射殺之而屍貼石處血痕作僧形顯
然

剖心

寧陽民李養魯父病且死到作養而愈未期年母又病藥石不
効養魯沐浴禱天以刀剖剖肉肉作粥作食食隨愈事聞於官遣醫
生汪姓者療之四云云剖剖心心五五子子痛痛不可言汪敷
以藥飲食無恙期月云

瓊枝曼仙

張獻忠破荆州百意意十十行行有有瓊枝者色藝出羣獻
忠命之歌曰我雖我雖雖以以月月換換之之曰汝

蓋弋獵所得也明日相公由幸人踪跡之
士或就泉石或鳳軒或其或遊世待清不一其倫若烏
程相公所遇者不且踪跡不可再見亦未得聞則又高人一等

義貓

山右富人所畜之貓形具其且其睛全其其爪若其頂朱其尾
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之珍甚里有貴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
不與以愛妾換不與以千金購不與隱之盜破其家亦不與因攜
貓逃至廣陵依於巨商家亦愛其貓百計求之不得以鴆酒毒之
其貓與人不離左右鴆酒甫斟貓即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三富
人覺而同貓宵遁遇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貓見主

人墮河叫呼跳號撈救不及貓亦投水與波俱汨是夕故人夢見
富人云我與貓不死俱在天妃宮中天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
妃宮見富人屍與貓俱在神廡下負棺瘞之埋其棺於側嗚呼蟲
魚禽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思邈之青
蛇袁家兒之大偉大楚重瞳之馬維馬指不勝屈若貓之三覆鴉
酒何其靈乎救不得狗之以死何其義又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
然其人以愛貓故被禍破家其義復遺鴉毒非貓之幾先有
以傾覆之其不死於毒者若布及主人夫足河流叫跳求援得
相從於洪波之中以報主人以愛之思以視夫為人臣妾志至而
不能捍臨鴉而不其可愧也夫其可愧也夫

趙弱言

趙弱言

二

楚黃麻城境時精成黃術年九旬無子嘗衛於東嶽帝迨歲庚
午方舉子墮地即下山時意之曰呱呱勿息非有崇憑必為
妖孽吾雖無子行當棄之忽作成人語曰毋棄我我思我妻若子
耳舉家竊甚問若考雅曰我即同元也開太平也隨同安令劉元長
為記室已已賊破汝亂軍中游魂無也正月朔過東嶽出巡傍
一僧導余鳴電帝令司籍者查云我當十八年陽壽於大劫
中枉死應再生帝復詢有善狀否司籍以余先為李吉所陽谷令
幕賓曾於參語救活高大高二命今生當以十七歲序洋妻曾
氏為曾孝廉孫女帝問司籍應與嗣者對曰有醫趙特雍某年月
日曾祈嗣於此亦命查善惡何如曰特雍以溺五女準大惡應受
絕嗣報後有一文錢佈施抵百功益萬壽寺行僧苦寒僵卧幾死

得三文錢買薪一束煨火辟寒可不死是日時雍有一文錢在
囊憐而給之同行者亦以一丈施之青薪人讓一入以薪一束與
之皆時雍倡之也又治病獲藥資五分途見一婦流將所得為倡
飲棺瘞之抵十功且居恒治貧人莫不思報以是數善應與之嗣
帝因命我為子幸勿棄但我妻及李吉所來知我言為不爽
耳妻子聞之亟來視與序生平則知語實事因有少謬因
相對泣曰此真我夫再生也此真我父再生也及李吉所來告曰
當年在幕勸公勿受其三百金馬大罪既不允因於參語
易數字為後得出此武以是再生也而公以是得大建
吉所見有四子皆孫列不數相倫已不絕如總然好事者
統抵時雍家德其子言其子曰我輩神何以然日使人絮絮

也自是絕口不言言時雁因命之白黑字以為年未相尚未言曾故望族者廉其年歲士耳其不與婦相明其時雁亦言不就終已孝廉物故舉家避兵山東館每過其門曾敬愛之及姑時雁世為永寧州牧全一夫人節常燕居善惡視而笑徽帝隨註此女向曾脫生盡檢書矣其引導訴冤一吏法命之僧亦未可知嘗讀梓童救劫經見處分元秀濁女事甚嚴今參以時雁之罰流俗溺女當益知所相戒哉嘿見為麻邑庠生前與余同客辰沅相聚幾半載言之甚悉

採生拍項

揚州一富人子方六歲就外塾如廁久不返師令人跡之已走解於廁傍矣又江寧府有顏某投首詞云謀殺其俱庠生本處人止一子八歲戲園中項後為一人一拍即墮之行箴英霍山中以術致者不知凡幾皆驅入深山今其隳隳炭關煤力作運出貨賣身以某無子豈育為子已潘既生子以某忘本家令出賣炭奔此首告因行安政書

湯聘再生

進士湯聘為諸生時家貧甚奉母以居忽病到東嶽悽哀顯老母在堂無人侍養聘死則書未獲顯親傷石為可即死望

元公

秀才壽亦終此其法森敢不能徇其意蓋 號聲徹堂隆帝曰既需家子送其 聖處宣聖曰生錄東嶽 哀訴求生大士曰 奈何大士命才往 尾泥來泥若荷香不 於外虫蛆攻其中見一焚 為險也意貧士慘狀可勝悼善才以 蠅蚋散虫蛆安腐爛者完固色遂有生氣善才令聘魂歸其中曰 我返報大士命去矣屍即蠕動聘張目見母在傍涕泣亦嗚咽不 禁母驚而狂斗隣人咸集聘已起坐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因備言

遇大士得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力求報父母恩大 士命持貪淫葷酒諸戒與我功名壽算男惟不能斷酒餘俱如所 戒大士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勿仕而已後顧母曰勿怖恐 男實再生也後聘舉戊戌進士不若葷其干聲色貨利泊如也惟 長齋繡佛以事母而已逾母死就真定 之戒歟

賣妹失

有宦僕勢張某果人 惡其妻思賣以 送妹至某處裁妻上船 過船娶者云我相是

果人... 事於... 道得... 兵人之女為妾... 往某家令舟人... 娶婦每傍令其妻... 街中蓋其

賣妻時不由媒妁蘇故也又罹公子風流溫雅客遊金陵飲於郊外見一少婦其夫甚哀甚其夫甚哀甚其夫甚哀甚從者曰此婦新寡其夫甚哀甚其夫甚哀甚其夫甚哀甚諾索值極廉其夫甚哀甚其夫甚哀甚其夫甚哀甚彥一一答之婦其夫甚哀甚其夫甚哀甚其夫甚哀甚四曰妾本非新寡其夫甚哀甚其夫甚哀甚其夫甚哀甚方人明晨必與尋惡其夫甚哀甚其夫甚哀甚其夫甚哀甚無如之何矣公彥即如言其夫甚哀甚其夫甚哀甚其夫甚哀甚快快去夫宦僕以關說事局人之女為妾何其得計耶乃因此而致其妹入烟花造化之報施抑何其巧彼賣婦者以婦為局乃反為婦賣機中有機亦何矯捷總之設穿還以自穿已也

啞道人

啞道人不知其名姓以其口不言書以代語遂呼啞道人道人往來齊魯間久漸有知其生平者云道人少讀書為諸生有聲庠序間以敗檢為學使者被其矜走遠從軍其拳勇過人從小校至偏裨後失律應誅七匿盜中掠海上久乃遁去隱僧寮道院間遇異人授以修煉之術食重市中奉勤顯任往往予指其事或書一二隱語多奇中有者求之或以祈乞食與之無不愈一日值淮陰司理出道人以一紙授之大約云與生前有緣指點司李心事象其備一信於某日化去司奉如莫謂道人遍詣諸熟識家謝面期沐浴生信中奉主向送者理障而道察之甚輕若無人者夫道人為諸生則敗檢者則入道黨是鳥足以語道

說給

而異人授之超舉之術耶
論耶及其得道而顯而
異人行徑往往有能者

懶怪

郭生者其郡名家下
自是過午輒至不意為生妹
婚及新婦入房啟帳見好女子
懼色反駁然責生曰我與若
怪不絕求禱於法師施亮生
天君入擊生即奔突火呼良久乃定瞪目曰妖見神將下擊潛我
脚下被百餘劍破顧而遁殆即死矣怪始絕郭生亦無恙居無何

也殺三命者何錯告其為盜并其妻與弟死非命也時同邑有周
生者學法治鬼怪頗驗聞之往候未生有懼色腹中不敢言周生
出復大言曰我豈異若耶我畏其天蓬又耳詢之周生果持之袖
中也又有行僧西蓮往候竟未痛楚然其腹中曰師德行
人乃誦呪禁我耶而蓮曰我與汝解其腹中曰若欲解
冤須誦某呪言某經文師先祈禱其腹中曰甘哉西蓮曰
我即起道場誦某經呪其腹中曰我貴者當從口中出
雖若干定立券約書中保曰我即捨之去但我貴者當從口中出
諸隨者從其後朱生遂下腹中息我腹中復言曰我之
仇已解奈元賊固者不肯釋然於其腹中朱生
患苦不堪而斯噫一言

為貴神者皆如是乎意我謂何真者即 水山自消故天將下擊雖貴神亦無如 太陽一照

宿寃報

朱生其臨試日士館門腹痛甚廣 腹中隱隱作人詔曰我為此 麾下魏公子即朱生三世前年必主帥 圍艷我妻潘氏求援不發我與中人死傷甚 因強納我妻不從自經死欲報已久故遂 不即報乃遲數百年始報即曰彼為元戎志且勇宿根甚厚故不得報及再世則為高僧至三世則為顯官有實政又不得報即今 生彼有科名尚不得報今彼一言而殺三命祿位已削方得報之

王燮庵為寧化軍誅日一畫家送王母獻他一軸然王母艷妝特

服絕無尊嚴道德之氣傍一小環髮垂肩執挑而侍亦非天妃

玉女之儔余嘗戲曰此美女巖挑也

中每夜見兩女子似夢非夢兩童子

燮庵死喪事中眾宿於此有

女子從畫下冉冉 人在

發墓

福建汀州介萬山中土墓

在山中不納絲 者所 人人

汀之寧化麻懸之風 少風

詞証墳時皆云黃氏 王王 一一 人再

送

理可以備一... 錄走錢

余為童子時... 大門檻下取時... 錢已失七八... 聯飛不斷墮... 慨丈夫則匿跡遠遁每深惡之客有為之解者曰彼非遠此而近

昔黃帝或傳為仙或言壽三百歲... 其利百年而崩人畏其神百年而忘人用... 百歲以孔子之言論之則萬古不朽之... 為壽之極也

瘴氣害人

蔣孝修官於奉議... 令於兩寧之晏安... 水至莫博之氣... 樓望... 復遊... 國時所... 屬從古如...

氣一線冲起非... 可語言應務... 患風之所至... 以為候亦即... 危幾又波... 有方可食... 齒其心肺死...

汗血馬

明季沐國公遣人送匹馬于雲南撫軍其色... 捧月烏騅來自西蕃龍種也撫軍文吏不知... 至消瘦不食一人請於撫軍曰駑馬以安...

彼也彼得之則什襲藏之世命以之此得之... 之又何怪其絕交於此而... 而就彼也

壽

熊公奮渭汝寧人於... 公先生因道及... 壯特房中頗備... 致政矣及甲寅... 今又十餘年不... 每日挑野菜同... 但必書一二勤...

服侯其散盡乃... 海茶沙中人每... 實若不及防必至... 一日以水手一無所... 可食食即腹中為龍

其胸有白毛如月名... 奏之羣馬中漸... 長髯駿馬以

則斧鑕加之泥沙擲... 唯唯然終不能易此

訪固始祝山... 其子若孫皆... 四十餘歲... 飲道之彼... 木月住杭

州城北人不知其姓名也... 撫軍曰書日在... 家有孫思... 餘年不知... 老僕皆... 其郡龍山... 生今... 孫皆... 五六十... 或云從... 果自先... 馳驟出... 之此馬... 身騰上... 與常馬... 越百數... 躍超羣... 湮沒于... 沅州曾... 循習調... 佛光

有紳宦於... 佛光

云於其何中放水所得洪一辟神靈生白重
子窺之佛頂一線白龍耀疑有珍寶山之乃良藥
經一卷舍利子十顆十顆子得五顆
者隨即失去一顆白不過

株參

參產最深山處人在採人採人採
弓弩持器具而不中到處皆不見天日恐迷
杖燒火作記行十餘日保千里方有處又神白日出燭人
神虎怪獸復傷人得參無論多寡同行者十損一二出必償額此
余所聞於口外到京賣參之人余以為言之太甚未始深信閱兩
域記載鹽澤在西川高昌縣東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絕

道路不可準記行人惟以人畜骸骨駝馬糞為標識行磧內時聞
人與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夫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
有死亡蓋魑魅魍魎之類云始信產參之處種種怪異為非誕也
夫參為至寶產之之地自應有鬼神守護持若非朝廷嚴禁鬼神加
謹則耽利之徒不至一朝掘盡無復遺種不止誰能青天白日魑
魅魍魎吐蛇毒人都見之則往不少深山大澤此類密穴固其
宜耳

向胡生

向關生東魯之徒誠之也胡生人來關之
池傍過一女子絕妓與之相從久之皆
詢所從來曰吾人上詣仙宮與子為一
一或以妖魅疑之

諸道士經遠絕無能見一... 及三教出一編投生... 乃修鍊工夫君可... 山招隱月初圓好... 往生思慕成疾幾... 客准上卷南氏女... 留顏色再向南池... 十五應月初圓非... 男子孕

一梨園子弟腹漸果時時轉動宛如懷孕一日正演劇腹痛甚下一胞中有肉長三四寸略似人形其人以痛楚卒著見庚巳編齊

門白甸寺有僧病瘡疾死僧少苗美姿容茶毘忽爆一聲腹裂中有一脆脆內一小兒長數寸而目眉髮皆具又聞門一男子生子死街卒以聞於守徐公公領諸門子曰爾輩慎之按生育之道父精母血始成人形若獨陽不生何陰不長此男子懷孕此必無之事倘淫慾之氣膠結不化久而成胎又莫不理之斯必無也

債負

黃州有時頤之者富而列一率姓者... 平日交厚偶失取... 幾時死李家一... 然驢兒價不過一二金力挽不前... 頗富有尤門子... 既合 卷四 錄

既合 卷四 錄

卷

一牛跡尤於昨夜死矣徒在者十牛其子北即叩頭曰汝
來償債乎又即叩頭若應者夫財難外之物可謂可失此財
分明義所當然彼負者其入其入異類也詰曰人負我我母
負人執此貽財其庶幾矣

么兒王喜子

一武弁家蓄羊數百是少技其重視童之大小而牧羊授羊之多寡皆
厨人稽其肥瘠以時賞罰賞罰焉有么兒者收三十隻一日失一羊
罰銀五錢購補額明日又失一羊管唐人責之數十棍後令賠補
么兒不勝憤明日匿僻處伺其羊為人所攘攘即抑為歌所攫耶既
久困倦假寐石上羣羊奔觸驚起見虎卸一羊橫衝而來奮力搏
虎掣尾不放虎不得脫折坐么兒于下么兒挺拳直搗虎腎大吼

而去么兒身穿絮襖虎搗其膊襖破肉綻主人以其膂力日命給
酒肉調理愈後被傷左手僅挽百斤物右手可挽三百餘斤由是
么兒日漸近主人傍旋補千夫長更有王喜子者年約十七八戎
旗兵也戎旗者大將親親兵一日出獵有猛虎於園中突出喜子
馬喜子墮地躍騎虎背虎喜子紫其項不釋虎力
竭喜子以奉斃之命人不動約五百餘斤喜子神思勇若猶
卸虎傷所乘馬鞍帶事也么兒使虎負創去喜子使鏡於奉
夫履虎尾騎虎背皆事也么兒使虎負創去喜子使鏡於奉
下雖古所稱下莊馬常何讓焉

大物

余常過海州見民東以三常白又於萊州神廟見魚目珠二

徑三尺餘以二架未殿上其光精未似平常魚目混珠廟
中道士云尚有魚鱗廣闊數丈在一山寺中光若進香雲臺殿高
數丈階級級有二魚鱗豎庭中清虛春精出香上鴉吻廣州一縉
紳言鄉人統一地腹有半角未化一八云曾見刺狽皮廣半畝許
沈州縣知州李某目得失一南於李氏
稱翁山西人婦李氏生一子翁又南於李氏
即贅於其家俗謂之坐門招夫原其香火攻姓李亦生一子因張
獻忠入川李氏子母散失翁隨入滇黔為偽弁被官兵俘獲時纍
囚數十撫軍付州刺史薛能臣鞠之詢及翁里居姓名刺火異之
退問母母令復訊而已聽於後不數語呼其子曰真而父也起之
囚中拜哭大慟洗浴更衣慶林無已屬員咸將羔雁為賀刺史觴

之翁亦在廣客問翁何由入滇翁言其從川入滇始末又與李
更日里居母子姓名合李駭其婦述於母母令設醴邀翁翁至母
窺見出曰尚識妾否為史目者若之子也刺史聞之至與史目序
兄弟焉天亂中骨肉離散他日相見或聲氣體之不同或姓
名籍貫之各別或貴賤懸殊或貧富異文積失之者多矣彼翁
以兩地妻室子各異姓兄弟南燕離相聚一方終難自合翁又被
俘之囚即正典刑亦非枉殺一子極貴翁欲以子夫弟之
相遇豈不難哉乃不即殺於行間或有司不察於他
吏造就獄於己子使骨肉荒身脫累日頃雲泥遺化弄之
巧抑何幻哉

冥查

沈州縣志

金陵其翁家頗饒生理亦多我家資大半在當舖四月未死數日清兩事我無鬼由活如其數焚真錄料理在遇可得再緩令畢三場即焚錄倍前及十五夜場延之不久於人世也席半忽見青面今夕當去若百多多與我遂多多許之活即多多焚之舉人繫獄其往探猝死於道噫今天下大小公府奸胥蠹役受珙受昧作奸舞文者皆羣然無所顧忌矣人猶謂縱倖免於國法斷

難逃於冥誅以明暗而幽彰也今觀青面鬼之承檄追攝乃始而要賄緩拘總而飽欲縱犯甚至黃綠場屋死生任其緩急富貴聽其更移舞弊冥中操權天上其為靈不更甚於今世之胥役乎我獨怪赫赫神明而亦憤憤乃爾豈幽明一理重上昧遠於百里耶抑鬼之索償僅為其神之漁獵耶然終至若輩憤者去而明燭者至而竟欲而債事不則青面鬼一試其伎於冥司耶

修略

康熙甲子春某門直下文書會齊一士人直下

行增算復疑向人言三木共道始信道始信抵江寧蘇

如婦

一貴人高妻頗多後花人相定楊氏
女名自慧年方二八過譽聽其聲若微風是御差
點探可鑒真佳人一姬為貴人素所最歡凡所欲索不惜多方致之
復委曲周旋以饒其意貴人亦時向人買之未幾貴人以公事驅
馳數月回廣陵姬音啞而髮落落殆盡寵復歸素所愛倖者殊不知
皆其以物害之也夫入宮見如婦人之情大抵皆然我見猶憐有

幾人哉

飛瓊

飛瓊廣陵何氏女隨母長安長安習梨園色既殊人音復
出眾王慧嬖之清初為大帥所得挾挾去大帥待其短後索千金諸去大帥待其短後索千金
帑下獄無所償飛瓊曰以妾之妾主于獄底也遂辭去後至一觀者至胡遊人雜沓
飛瓊擦髮充欄候轉一馬園門大高聲價數迎飛瓊曰妾本烟蘇忍恥復以聲事

元本

生以重主君之辱耶述自徑

鳳鳥

順治辛卯秋有鳳鳥大鳥高三四尺許其色青集激浦龜山之麓
鳥為計翔翔嗜雜於左方在左方其聲如鳳鳴其聲如鳳鳴
林木槁落下有死鳥不計其數又期辛未後亦多死鳥有遺粒如珠色
來自海上羽備五色而從鳥如如主去後亦多死鳥有遺粒如珠色
光澤而碧鐵者云竹實也

算花

術士侯上卿者精於數學占事有郭景純邵康節之風靈驗頗多
不能殫述一日在蔣王函署中有送盆蘭者令侯占花數幾何侯
令取一物來遣水一甕在前即持與之曰此花纔開一朵應有六

莖收視之果然人問之曰天一生水以六成之也又問秋花可預
決否曰可蔣之甥在傍命渠他處取一物甥取裁衣剪來占曰剪
屬金為數十一秋花應十一莖且剪裁成花花極芬芳但草在上
而刀則於下又為令甥持來甥女子也其甥女子
十一落戒姬媵不得近每日取冷茶燒之以一鍋缺童往厨取婢
將一壺與之洗畢旁午梳畫稿亮其所以茶有美姜在內故也果
壞女子之手其驗如此

鸚鵡

有士人養白鸚鵡能誦詩詞其白詩數十首淵明歸去
赤壁賦并士人所作詩詞言一日可熟讀亦急矣更可異者清
晨必誦觀音寶號人又誦後念詩句在則導之不應也一日謂

告急乘之自辰至夜半即達武昌尚因漢口見渡稽遲一二時後
騎至京涿州相公子元潭持千金不見所長及馬疾行彼必走
願快後一驢日行五百里其值甚高於原未幾以生
其前及馬喘甚而行如故黃死不走故也

龜

舟泊襄江有平沙數里舟人萬一積穀百斤為祀神之牲驅牧其
上條見一龜奔岸孔作聲嗚呼入江舟人往驅之後有數龜
趨人人急走龜即欲沙博人幾為所噬余後立高岸方食頃探首
波心如甕如確者十餘枚小者不計其數土人云不知者遊於此
嘗為所噬

火災

順治丁酉武昌城樓有赤烏巢其上反冬延燒千有餘戶余時宿
漢口寓樓隔大江火光照耀明日渡江經祈焚處中有草房四間
獨存老夫婦費烟為業者居焉其人好飯僧道數日前有道童借
宿其家明晨辭去出一符云不日當有回祿之患燒此於水可免
至火發之夜道童復來戒勿違中不知所之赤烏亦他徙
康熙癸丑秋杭城火燒五千餘家一日夜不熄先是兩月前有老
尼至西湖斷橋下云我自自婺源到此橋下水下化去我亦
於此逝矣募人製龕于約日四首至期果果龕中舉火燒至胸
猶揮手拭汗向眾合掌而寂動一時即於橋下建者雲集
未幾城中火陰陽家以火龍頭上德木所致如是是陸麗

說鈴月開

京夜夢朱衣神坐中建怒甚侍左右者若發皆赤先再
色少霽若從輕意驚意離思神也俱紅知是朱先再
居雁于穴耳又一紳好道曾術于異人修一符一札云有百
日笑以來符貼於中堂不但免災即火逆心逆物可弭矣但百日
內不可外出紳即杜門謝客已九十餘日及火發戒家人關戶謹
守前後左右俱燼紳家獨無恙親友來視莫不嗟異境有尊者至
送之瓦礫中拱揖失跌折足計之則百日也

石獅

越中一故宦第甚宏敬門二列石獅三亦極精緻夜間每聞重物震
動聲一日大雪人多為戶復聞夜間之聲啟戶視之兩獅跳躍相
鬪乍前乍却或蹶或觸礮然有聲火星炸落自辰至午不止營兵

以砲擊之乃仆叢火燒之成灰又當潮女子夜為一物所憑身冷
而重精神垂斃延吳法師作法驅之至夜半躍入壇攪法師法師
伏劍斫之聲錚錚天明遁去追尋左右見巨室石獅被劍流血碎
之乃已

長鬚

一士人美髭鬚侯表亦可觀婦中負說謂必建非常之事遇一相
者曰鬚若過濂貴不可言矣白乃已士在酒者
鳳鬚何日登基然相者告人曰美鬚不得好死而士蓋不知也
會有馬道人者以術煽衆惟士者事實速捕繫獄一夜盡
白而瘦藥生白乃已三果然

種牙

種牙

僧瑞墨年將百歲類也如童鍊味兼耳目聰明自
衰朽齒皆動搖時患齒病仙步七山門間過道者云予當享遐齡曰
年才半百衰形已見齒痛者皆堅如少壯時
今舍片刻痛楚即失齒者皆堅如少壯時
遂強齒痛亦不復更可異者傳送福數十一
嘉靖間有邵雲翁者閱八少年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令患
者飽食後吞藥七丸復以末藥入場口默過諸牙皆下乃用生
鼠去皮和藥搗爛成膏依牙次序逐枚蘸膏以種原孔至死堅
如壯歲或老人牙已脫落者則以他牙種之亦如生成觀此則牙
之搖落者自有藥以固之余安得此方而截大截硬餅也

天婚

山右有羊子壽者羊叔子之裔也子壽之祖年三十未有家室收
羊山中里人以其誠實有願為之婚者彼力曰德容兼備而復厚
奩資者娶之聞者莫不竊笑時隆冬南風大作瓦石俱飛墮一婦
於庭姿容絕艷衣飾縞素自言秦氏女父母俱亡家在真定之平
山縣頃見我亡母云與此處羊即行十三者有姻緣挾我至此條
失我母人咸異之真定至份幾二千餘里憇息誠至詢焉天緣衆
為劇資諧伉儷焉客有戲十三者曰佳人之德容備矣百兩之將
關山修阻風姨不能致奈何女聞之曰我家德容備矣百兩之將
門室中我父母相慈洽不致不及我尚有一老僕
金十萬有奇皆可得也奩資不亦厚乎
告以故遂盡取地下物即賣於末今子若孫以百指稱富室云山

先令元明錄

東新城王氏累世科甲至今不絕他嘗見其先部大槐記載
曾祖某避難新城為備一日風海真一女子後率而墮問即萊
州初氏女也最起取火不覺至吹項刻而女百餘里矣主人以
為天作之合結為夫婦今之濟武千仕途者皆初之所出也

武君仕

河南沛川人武君仕與其兄少燈籠夫尉欲責之謂
尉曰丈夫可殺不可辱遂去從軍歷有戰功君仕至驃騎將軍君
相至遊擊將軍君仕嘗對孫可望軍數十萬車騎率二十餘人陷
陣賊不敢逼張兩翼圍之一騎遠報君仕已沒君相奮稍奔賊軍
賊莫不披靡時君仕大殺賊從後出矣君相不知東西觸擊君仕
見死不復躍馬入陣兄弟兩騎索援數十萬賊中賊皆覺采曰

真漢子又一日君仕與賊戰為飛礮所中流血被面即於馬上裂
帛裹之生擒飛礮者歸碎其腦食之其勇敢如此君仕癸亥生與
余同庚一日燕坐問其臉上青瘢何累累如是彼引余手按之內
皆細鐵珠子因揭衣示腰間鐵珠大而無背脊上傷痕如鱗真鋒
鏑之餘也

買棺

崇禎壬午歲大饑民多病疫死者枕藉抗賊尤甚余應試在省聞
錢塘門外一家七口連日病死是時疫氣傳染鄰里無敢叩門
者江頭棺店中一人來買棺七具尚少銀若干約送全家我足到
錢塘湖于匠同來人至門首其人不出匠呼之亦無應者因
排闥入見七屍存室頃來百棺者亦一屍匠因奔告土公將棺

殮之買棺屍傍有錢若干通符所戒之數

奇技

張某杭州人美西洋諸奇器其所作自鳴鐘千里鏡之類精巧出
羣又刻木作大索以何畢其環與真無異皆以鐵為關拔止
其機則不動云即木牛流馬法也久見一人以塔墓小者二十四
隻大者一隻按古曲為下後急音節不爽纖毫其塔墓蓋之囊中
用大方桌一張出縱其上大者路中南向若客在上則北向小者
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搗鼓擊聲應拍不乱凡一才
一藝之事莫不有至極之理存焉若諸奇技不過以精神縲其妙
也明太祖見元順帝所製混天儀精巧無比嘆曰若移此心思以
治天下何至有失國之患耶意致力之處可不知所擇乎

詐騙

詐騙之風莫盛於今金陵舊院名妓霏霏一豪貴與之妮令俊僕
以大轎送霏霏歸并許買緞疋若干贈之至三山街疋帛舖前少
駐俊僕調舖中曰夫人親買緞疋一一持至轎中令霏霏揀中數
十端俊僕隨一僕荷歸取緞久不至一僕從之又不至止刺與夫
店中詢之知為妓者因追至寓問其人矣有富者揖一丐者曰幼
雜叔父三十餘年何為至此不勝悲泣引歸法路更衣以叔禮事
之備至丐者雖心知其精而嫌為富人技亦絕不言久之同入珠
寶店取金珠將銀包授叔去持銀留此歸以金珠示姪婦中即
瓦換店訝其去久注丐者物色之室已坐也視之瓦礫也一
童子賣飴糖于市一人盡買其糖其數十不令自錢數千至一

此亦絕不言久之同入珠寶店取金珠將銀包授叔去持銀留此歸以金珠示姪婦中即瓦換店訝其去久注丐者物色之室已坐也視之瓦礫也一人盡買其糖其數數十不令自錢數千至一

皆有根據於明季蔡氏楚荆荆門山中嘗為余言其父舉
天啟甲子孝廉未發榜歸歸里家無疾而逝一日夜復甦
魂遊山中見虎狼成羣摩演習武藝製若彼罔此何為者鬼曰此
將來寇盜亂天下者此以渡海登山見官朝魏菽書聲盈耳問此
後為何鬼曰此將來從藉不引一入一山林木翁蔚居民安
堵鬼曰此處可避兵燹及授見真主曰汝壽本當終世有德德故
指汝將來久遠之基仍延汝善益勉為善福不可量及流賊猖獗
避亂至荆門山中儼如所指避寇處遂家焉

婦力

嘗見一牛渡河岸隄數人協之不得上一婦以兩手持其前兩足
曳之越聲色不動又於辰州道上買虎皮一張云虎攫所畜母屍
妻追之虎釋屍撲妻奉毆斃之眾以為奇人云妻往年曾連斃二
虎豈持一虎耶眾中有識之者曰果然

婉蘭

陳生虛谷楚郢貧士客遊廣陵無所依托以授經積資娶室蔡氏
因家焉未幾蔡氏死中饋乏人躬親井臼一日晨起汲水見錦囊
若沉若浮提之甚重負以入室視之一女即尚有微息負之行
室中霍然一吐遂張目疑不自識越解再四曰妾金陵張氏
婉蘭也徽商某以千金買我為妾如道之別室不令主人近
主人今春往漢口道將歸主母醉沉於河不知君子從
何救至於此再生之恩何以為報生室淡酒不能藏因商於居
停造居停與其主母為內通心生同我身歸此女之慧而不得

半仙新安人扶多金商於吳留連妓館遂病其向與一寺僧
交好質栖養病資在耗盡手足指拇漸廢在旦夕且與穢不堪
僧鼻之山門金剛刻下一夕下數十刻有老者來自月下曰子疾
苦矣我為療之按以藥丸每日一丸完即自愈言畢飄然去覺
異香撲鼻久之痛苦如失藥丸病盡痊但手指僅存其二兩足無
拇取攜不便立不能久耳是夜老者復至曰病雖愈何以為生袖
出一編授之曰以此濟世藥以糊口當作折股良醫也因賣藥於
吳江之長橋一漁人就之醫云腹有蚊龍不久自出出則不治漁
人曰得巨龜食其蛋腹堅如石半仙煮藥飲之立吐數十根似虫
非虫似蛇非蛇皆有鱗甲其人遂愈又往富室治病指一傍觀者
曰汝若腹痛耶其人曰苦甚令禘其衣縛於柱囊出兩針針其腹

相去二寸許以小刀開其皮及腹復出小鈎鈎住刀口中血筋如
指大者拔兩針出之一肉蜈蚣猶蜿蜒蠕動藥敷之愈他如針癩
隨手而落接骨應時而續活人甚多崇禎初年猶在一日別所知
曰昔月下老約我二十年後廬山相會今其時矣遂去不知所終

吹笛

張宙之金陵人以絲竹名近以南而甯尤其浙長人遂以張笛之
呼之嘗遊山陰散寓蕭寺一月月白清中庭獨步撫笛數弄宿
鳥飛鳴於簷際池魚跳躍於波心聲與愈探極意再奏
有僧自花陰來曰竊聽妙音令人神注子之技雖精惜思不專
一器不合律未臻化境耳人之精神神貴在專一則神
聚神聚則技精琴琴聲無形而樂有音為之長

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焉度者之法而著之於量焉量者之法而著之於重焉重者之法而著之於權衡使其分寸而著之於黃鐘則五音備鐘和磬皆以合律也是以古之至音相琴則地也音皆升次律則天神俱降今子之技病於雜好而不精子能也武有平生所弄之笛將以贈子習而純之可與古以類類矣矣而夫明晨訪之主僧言先師精於笛瓦數年矣此笛獨奏之物也宙之遂棄他技專精於笛笛益神妙他日遊西關有舟中為居梅花曲湖波搖動苻藻紛披有白龍繞舟而聽時石屋老僧法雲目擊言之

兩御史

御史方公失其名壬午癸未間巡視京畿有埋輪破柱之風豪強斂跡時連年荒歉探赤白丸於長安者比比公談法購捕誅繫殆

盡一夕於邸第月下見屋上人影三呼之飛下如稿葉墮庭心知其為崑崙紅線之流酌以酒前席而言曰僕為柱史誅鋤豪猾肅清姦宄職也爾等之來必有祈使利我財乎取我首乎惟明言之三人曰前廬溝橋所獲二犯其等之徒術未成為人所捕昨有詞懇釋未蒙允行所以至此公問詞何處投來云在寢席下放視果然公駭甚許之躍屋去同時某御史巡按南直亦以風厲著歷松江宿行臺列炬閱文卷家人門子環侍隱隱聞鬼哭聲倏而凄風入戶見一鬼披髮帶血立於燈下且前且却若欲訴而不得者數鼓益慘人御史懼呼曰若有寃耶入夢來訴可也復作凄風而去御史率家人寢於柏臺賊入寢所有而去天明始覺夫兩公風采精明為時所稱乃此輩反藉弄之語云客從滿於春舟張火飛蛾

遠集信然

變異

崇禎壬午河南光州大震。城堞剝落百餘丈。拔去大木甚多。又飄大木一株植於城樓上。不仆。城中坊石傾頽殆盡。又癸未荆州惠王府前門石獅大風吹出百里外。碎如齏粉。順治丙戌六月初五夜二鼓。隕星數百丈如雷聲。如雷康熙四年兗州下雹打死人畜甚多。嘗縣滕縣甚有打牛。牛者七年地震時在江寧病目。早寢初覺牀帳颯颯有聲。猶疑猶摸鼠鼠奔竄聲。少頃大動。下牀履地如立。車輛上始知地震。恐屋塌急趨出空院。則數起數仆。連日大震各省俱震。聲如戰鬪。倒壞官民房屋不計其數。壓死男婦亦不可考。山東尤甚。云自夏至冬不時動搖。甚至地裂數十丈深。

不可測。湧黃水如河。夫上天降災在威世。亦所時有。苟上之人遇災而懼。修省以弭之。則災青自消。所謂一言善則災感退三舍也。

撮土避賊

江州醫生萬君謨業甚精。遠近就醫者絡繹。君謨皆盡心療之。絕不計其有無酬謝也。甚有貧者。款之家。愈而遣之。一日有道人款門求醫診之。曰師病痞隔。集以數十劑可平。道人曰來自廬山。奈往返何。因留治之。月餘果瘳。時崇禎末年間也。流寇猖獗。所在患其突。至君謨。愛之。道人曰公有力可避之乎。君謨曰。餬口之外。毫無長物。資生且無別業。棲托奈何。臨行道人令君謨取土斗許。呪之。命藏於功德堂中。晨夕焚香。卒有賊至。取斗許撒前後門。閉戶不出。不舉火。食糗糧。度日。退後乃出。賊入城數次。及兵至。俱以

此法絕無折損隣人有回視者云但見雲霧而已反土完世已太平常見白醉瑣言云正德初有太監卻一入宮一老人附舟太監日與歡洽抵濟下而賊報至從者或逃或迎老人曰毋恐請太監散諸僕而令一二人侍戒勿言笑乃出小囊以七批囊中物于舟首尾而賀曰可高枕矣太監猶涕泣明晨賊騎充斥皆四顧曰昨有龍衣船當泊此今何之及夕從者返咸言煙水茫茫我公何在疑遭賊殺相與泣於水次老人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之將置酒中敬而老人躍岸珍重而去或曰土遁也

古井

淮安民家鑿井造中古甃將及泉得石洗視之銘曰宋建炎二年開三百年塞二百年後復開天下當清時崇禎甲申春孟也昔孫

權過灌口城命鑿井亦屬舊井得石而銘曰漢六年額陰侯開三百年當塞塞不滿百年為應運者所開夫一井之開塞有何關係而大清之正統孫吳之應運數百年前已定於此亦理之所不解也

李老者

李老者兗州寧陽諸生也自言其家聚族而居井傍有向首烏藤茂甚一道人跌坐其下問所欲云求首烏藤人不許老者書室相近與之談道人云若能以首烏相許出以食更傳汝術可作百歲老人知未來事也因聽其味取合食後教三專引法前定數名動朝野嘗至兗州司理署疏一月事日作一封日拆視之無一爽者一日拆帖云有此甚異陳樽頭角未入我署兗地少蛇抵

此甚異陳樽頭角未入我署兗地少蛇抵

尖面有七星花紋細而滿光如秋水可以酒洗之即止患瘡者佩之立已舉室清寧轉相傳借救病廣清氣隱龍蛇豐城之鈔光騰牛斗此皆希世之寶也然論其銛利則曰水斷蛟龍陸刺虎兇魑魁魍魎莫能逢之斫玉鐫金鋒銛不卷而已然未有治疾之效若此之神也謂非干鏃之儔不可惜乎劍術無傳不逢識者辯之耳

鶴

西湖靈隱寺有鶴巢於古松之上新雛出殼未幾清晨見巨蛇三丈餘從下而上欲食其雛老鶴雌雄噪噪作聲張喙向之蛇則昂首咋舌相持片時蛇始下如是者數日一日雄鶴不知所之薄暮背負一鳥來巢羽色灰小於鶴三之二明晨二鶴翱翔雲際負來鳥則與雛巢居焉少頃蛇復上昂首向巢負來鳥啞然一聲略伸其喙蛇即豁落少頃雄鶴仍負鳥去之自是蛇不復來鶴巢乃寧旬日餘僧舍臭穢不堪莫知所自故地板見巨蛇死而已腐潰其中

虬髯

吳人沈坦若精於操縱彈棋身免小泊沙際信步至山椒一寺見有虬髯岸虬髯岸步於堂詢沈鄉曲告以吳門問何所之因言換技苦侯易舟前進耳虬髯者曰君有此妙技肯從我遊維谷許之即邀登大艦湯帆而上行經大

說鈴見蜀錄

吳

數百艘來迎入巨室中館於客舍洪景使令三尺童子
外皆美孌也日相對手談沈亦高妙互有膝負詞法文沈亦淹
賈未能屈也當花晨月夕吟咏頗豪如是者三月一日置酒相款
贈以詩曰不羨扶餘老此身漫使河海寄海寄格若問行藏處
莫道虬髯是主人出千金為贈曰請從此別我亦從此逝矣即命
艇送至漢口究不知其姓氏大物綠林豪客也

子報父讐

羅森者淮安醫生行藥頗効四方德之者以相繫也准帥李錡有
子患背瘡羣醫畏帥之暴不敢藥召森治之許以千金為酬森與
之内外敷治神氣頓爽其子素耽色一夕而侍婢狎瘡復黑陷內
次數日而死帥性好殺痛悼其子竟榜笞終森森之子曰俞痛父

之死於非命乃懷利必欲以刺帥而帥亦入衛甚衆百計不能得
乃盡棄其田園帥開封人潛至開封聞其父好方術長生不死之
藥曰俞素習父方更往嵩山道士學為驅遣鬼神之術吐納導引
之方賃居帥父之旁醫藥治病符水禁咒出入變幻不測令帥父
聞之果召曰俞曰俞方年三十餘大言已百歲曾遇異人指點得
道多年今周流海內濟度羣生不日緣滿行當控鶴上昇耳帥父
大喜奉千金為壽跪而請為弟子曰俞佯為辭謝固請乃許而却
其金曰子骨相凡庸不可入道蓋子之誠與汝靈藥服餌返老還
少作三百歲地行仙我更點石為金留此廣積陰功精心不急亦
可證道遂令帥父入山覓靜室遣種僕戒七日其一候餘日不可
妄至至則大不利夜半以鴆酒手殺帥父曰服此一七日諸病

說金見前

盡却二七日顏如少壯三七日日能見鬼物四七日加識聰慧五七日知過去未來事六七七七日日見仙舟八七日日見仙舟開導玄功矣我丹如此然皆視子之根深心厚薄以成道果子其勅之帥久叩願流涕跪受而飲日俞斷其首題壁而去七日家人至知之馳報帥伏地號哭自投意帥以愛子之故枉殺人父人亦殺其父遂以自裁至於三世滅亡可不畏哉

浮海

王光謙者温州府諸生也家貧不能自活客於通洋經紀之家習見泛洋者利不貲光謙亦累貲數十金同往初至日本獲利數十倍繼又往人眾貨多颶風驟作飄忽不知所之見有小山趨泊之觸焦石沉舟溺死過半緣岸而登者三十餘人山無生產人跡絕至

雖不死莖魚腹難免為山中餓鬼衆皆長慟晝行夜伏拾草木之實聊以充饑及風雨晦冥山妖木魅千奇萬怪來侮狎人死者又十之七八一日倏然入空谷石窟如室可蔽風雨傍有草掘其根食之饑渴頓已神氣清爽識者曰此人參也如是者三月餘皆食之諸人相視各見顏色光彩如童間常登山望海忽有小艇數十見人在山泊舟來問知中國人載以往此皆朝拜傲外巡船也聞之王召見問及靈光云係王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耶因以浮海為題命謙光賦之謙光不就曰人因經生業乘槎學使星不因風浪喻那得到到王王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耶因王欲歸之意人三年始具舟王賜甚厚葉光在彼諸臣係賦詩高會不招致臨行賦詩多及至家計五

王光謙

王光謙

年餘先是謙光在朝時一夕夢至其家見僧數眾設齋其妻哭其哀有子哀臨亦哭思數年不歸家人疑死設薦固矣但我無子哀何人誠夢境之不可解也但為酸鼻而已又年餘抵家凡此皆其哀經傍談夫婦相持悲喜交集詢其妻作佛事想魂正夢四之夕又問哀經為何人之服云房姪某入繼之服也思言夢回之夕亦曾見之更為慘然

雷擊

有姓祝者夜夢神告之曰子來年某月日應遭雷震死若八空門可免然祝氏為固始著姓且族皆無多不令其緇髮未幾又夢曰不出家而俗處斷不免於擊也因即披剃於宅傍小庵中至期而如注轟雷掣電繞簷不散而祝端坐誦佛號不輟移時雷方止然

祝之首岑岑作楚視之頂有大窪深半寸許至今年未五十也又江右熊威賈於楚遇一人於客舍相得甚歡聯牀數月臨別其人曰子應震死當廣行方便以今上之錢七枚置於冠中雷作走匿佛座下可免熊問之曰我在部中故知之與子有緣故告子熊每日廣為方便事急治裝歸未至家纒數十里雷發奔一寺中隱佛座下見雷神入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有所搜索一神披甲伏鉞者曰能威無處尋求今已過時我曹遭譴奈何條然而散夫雷擊天之顯戮也司其事者何以德其機使人知所趨避耶正以一念之善禍福轉移天心在愛不致折人於非命故時一露其機歟

宿爰

有色宰蒞任諸生來謁中一生宰獨留入署款待生宰獨留入署款待

既無囑托亦鮮文譽其知所自在任數載凡有干請必曲從之人
問之率曰無他此生與十兒形似故也又一仕宦嘗云人好男寵
我甚惡之一優人年已二十餘班高之外復重官每至皆然一
日乞將廳官二名可得數百金亦從之余以為私之矣最惡之
言偽也察之無有因詢其故囁嚅久之少頃愛子至宦曰酷似生
此子之小妾耳且其生年月日正喪亡之日也更曾見露體演劇
臂有朱斑如半月又相合是更憐之耳夫人一生自五倫之親以
及交臂之接半面之識其愛憎喜怒莫不有宿昔之因以主之也
若曰我之心思計慮足以致之豈其然哉茲二者則以貌似所愛
一見生憐謂非宿緣之所主可乎

私錢

近來私錢薄小不堪且銅質多偽以致官錢壅滯雖新例極嚴而
盜鑄日眾余嘗謂錢視銅質之美惡輕重為價不禁自止一邑市
皆私錢官錢每貫八錢私錢之銅僅抵官錢三之重而行使較官
錢只減錢許當事大張文告官錢一子重若干作銀一兩輕若干
減若干私錢重若干作銀五錢重若干作銀一兩輕若干
當事乃多蓄私錢發各錢重若干作銀一兩輕若干
錢如示約行民間亦未知是禁銀重若干
錢舖初繳刑罪如律私鑄無慮茶元而市貨物值又益抵銅本受者
錢祭小甘罪如律私鑄無慮茶元而市貨物值又益抵銅本受者
無人發者不至私鑄並絕昔王安石當國京師總司兌錢市間皇
皇安石呼一錢上檄發以力于心二論云見錢數日間有

皇安石呼一

論云

肯不使早用用子工親得約言其人言京下見發頓出明張
江陵在相位下時都下雲塵之見錢府尹以聞江陵曰易
耳即召戶部即不望從者從者公歸即奔而不前之曰造得肯欲愛錢
法可鑄一貫樣錢未進呈廢見錢不用呈午軍工即官雀唯而出
召工為之富家聞畫畫出舊錢市金泉物價大昂氣溢於市既而
樣錢上省寂然無聞矣此奇罕制天下之小術也

孝感

馬天駒少即警悟好讀書康熙丙午補博士弟子員旋食餼乙卯
七月赴省試聞賊過三衢復反家賊卒至駒父出奔遇賊將其
父駒以身蔽之泣訴曰此我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殺其父
駒躍起奪賊刃連斫數賊賊眾至乃殺駒其妻余氏遁於爛柯山

時孕已彌月迨將分娩前一夕夢關壯繆告之曰汝夫為父死不
可令無後我當與汝子次日果生一子賊入至賊首見壯繆輪刃
而立雲際賊馬皆止策之不前不敢登山而回一方賴以無虞孝
之感神如是哉

鬼寃

安邑令張某妻雲屏有姿色與家僕童書通一日張出丙丁王貴
聞史戶內有環珮聲視之見雲懼貴其私書有貴扣戶叱之
雲乃攬裙理髮縷還雲史懼貴私書有貴扣戶叱之
實証之而張不察請証以他事亦南歸至廣陵高大佛寺夜見
成貴之罪後張不謹罷官還亦南歸至廣陵高大佛寺夜見
一鬼披髮血汚通禮曰我王貴也當日張殺我以一言排解可

不死汝明知我... 為雪理尋... 致禍之謀... 口一日張... 人云史雲在... 亡又三月張... 夜半卒源乃... 畢曰事不可... 旬日正首丘... 殺降慘報

順治初年一士任江西令縣有土賊殺掠地方屢勦不靖令諭而

降之賊數百人安插於城慮其為後患一日假攜賞為名醉以酒
伏勇士盡殺之士尋內陞部郎出為湖廣監司庠發於背病中見
降賊數百披髮流血大呼索命索人出多金令道設穰醮終不
能解而卒又一帥丙戌年勦胡寇有謝秀才者一家七口被俘帥
欲諭降之令其招餘黨馬不... 手挾其目復射殺之七日
祈禳有士習法能將神... 俱可分雪惟非刑殺謝...
知惟老僕一二尚有知... 之故其子陵又以降...
戰後富類中猶有書其... 謝秀才諭降

說林

不從殺之可耳為將者不可一時加以將致讓身後
不解之愁也

陳直方

陳直方名容永存先生子法號龍中六場甲午同門一日
謂魏曾曰子恐不能教而子魏曾駭問之曰子知四世事初為蜀
通判子苦嫡母嚴辱於外死乃得歸耳母王孫三世為京師
竹林寺僧一日放參有婦事過一月之後墮落至此八歲時
從家大人入寺一見恍然齋房徑路皆能記識議今雖為宰相子後
世愈下矣子數當早死否則必羅兵厄又古九歲時為冥官僉書
判牘與人間不異予念受刑者何以斬重於統統重於朴一一以
身試之忽得上帝命曰陳某以身為衆生試法陞某官初時職小

後遂如岳瀆大神象簡金冠竟得自呼為小聖矣每夜初更時則
往曉鍾動乃聞人間其事蹟人名判語歷歷可記一開眼出報則
不復省因言冥法不赦者忤逆姦淫并官吏受賕案牘雖重查檢
之即得不似人世堆積難查也十二歲時因犯某事上帝譴謫佛
職其語如此然不肯為魏曾言所北事魏曾嘗云直方朴實人不
妄語未幾果死

瑞骨相

替者陳我白以瑞骨相天下身多壽公卿大夫莫不招致之決
休咎一貴人子已寒甚方瑞骨便云好根基二十萬家資不曾
用一文今已蕩然又房族或外家亦幾二十萬又以手揮畫矣
余因詢其果否貴人子云天道二十萬實為欽聖費盡伯房承嗣

況於

二十萬則誠已所耗資者也未公不功也位俱八座貴人也朱問何巡撫操江已亥海上入寇朱任率七日督無職問二客一云亂中可守一云統兵兩已彼氣中變從逆願凍燐玉八座者其羊然共亦不等令各旗將領試之無有錯者但云將軍召我及不家丁試之謬云現是何官我白不將軍反雜家丁中著即曰將軍至矣叩首叩首其術精類如此

孝婦

語曰孝為百行先一念之誠眾邪遠之神靈衛之自能轉禍為福也順治己亥三月江陵間時疫勢甚感轉相傳染有一家數口俱

斃者有巷不留人者令人神悸病者親戚不敢過問有熊禮者娶錢氏女為媳婦寧母家聞翁姑得是疾欲趨視父母力阻之婦曰夫之娶婦原為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俱篤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隻身就道翁姑見鬼物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歸矣吾等不送避被讀不讀小翁姑疾瘳而闔門俱不傳染夫孝人之分也即婦人一念之孝便能轉禍為福凡為人子者奈何而不孝哉

滋味

其尚書愛食鵝有巨鵝日端鵝之生楊香以為固鵝充鵝之類日端鵝之生楊時以人參湯煮飯加松子白鹿畏之耳

卷之四

河南某大司馬好食鹽以其長子思於亂軍而絕雲間一姓累世巨富其者惟紳果為國學生耳其姻姬必極資願一床與其相國子信偶有長相國之子公車此上家已如禮吊奠及下第歸禮畢少頃肆筵列几即請登席大肴三百每肴必兼味調和味菜如之俱用白定窰威膳以有喪也次日族房筵款者亦如一惟威膳以五色定窰而酬酢用犀王之器耳余於順治初年猶見其峻宇雕牆延亘數里不數年凋落殆盡連堯第宅不惟變為瓦礫旋皆為膏腴矣甚矣奢之不可不戒也

食人

崇禎壬午癸未間斗米升錢天下皆凶而河南山東尤甚在在以人肉療饑雖至親好友不敢輕造入室守分之家老幼婦女相讓而食強梁者搏人而食奸巧者誘人而食甚有母殺其子而食者故李贄徵文云家有食子之母野無完皮之樹之語以見饑荒之甚大意不屬也前記食量之揚貴嘗語余云彼時食人肉者一至麥黃相繼病疾死無子遺人肝人肺羅列而食至未死時順治十四年之言也至十五年貴族亦及於去年除夜夫焚死明日元日買棺殮百里外未一食之殆盡德之作孽雖因歲饑天之報施終不

雷雪

古今通考

卷

康熙庚戌臘月二十有四日今時蘇州積雪萬山馬疲不前薄暮大雨雷電交作作德後飛雷推以冰雹夫雷電雪上天喜怒之象生殺之權至各有時是為和氣冰時即為不祥况一日並見乎

鱗魚嗜水神

江夏賀相公入朝夜泊鱗魚嗜夢願神示語曰前生我與公及三昧為師弟兄同修道於山中三昧今為國師公為宰相我墮落為江神血食於此然人以要人祭賽宰殺過多將來必墮惡道三昧道行高妙超度沉淪不啻億萬明曉舟當宿此望公念昔時同修之誼留此一日達三昧為我禮懺法以禳宰殺之愆須廣齋僧衆必有神僧降齋功德無量便可脫離業障還證善果矣外有賽

願香信若干可供道場之用相公許之明日停舟以俟薄暮三昧船果溯江而上應楚王之召也告以故三昧為之建水陸道場廣齋僧衆有一火頭僧曰舊神以經功生西方矣今新神姓某名某亦於經筵皈依受戒不飲血肉之奉自此只須以素食酬願人未之信越日過客仍以牲醴致敬廟祝即時仆地起語曰我皈依三昧國師戒不享宰殺之祀前懶殘禪師已言之何復宰殺以破我戒後勿復然人問懶殘何在曰是火頭僧跡之不知所之矣又岳州廟有一竈甚靈遠近祭祀一僧焚香三下吐云只是泥土合成聖從何來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一奇衣人拜僧曰我是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待來致謝僧因說破竈和尚天神之有祭祀猶人之有祿食也神不敢恣而求脫人奈何墮其

中而不思所以去之之道耶

誦經

高則明與袁了緣修通慶山甚相契厚後各下山訪道高往華嚴
東遊鰲山二十年後仍復來還相以啟德共叙別離晨夕起居高
言論由玄娓娓不竭袁但唯唯並無所陳高曰難別多時今得相
見庶慰周饋幸各言來訪所得以資資修乃秘不一言乎袁曰自
惟愚鈍實無一悟高曰至理無所辭格可誦何部經文以消一日
之供養乎袁曰唯間誦三官經一卷而已高作色曰三官經小兒
皆能誦之何煩汝遠數千里學誦耶且往者出門時誓登道果豈
二十年餘惟誦一千三百六十五字經一卷是非愚鈍直是懶惰
習處下流耗散年華耳請從此絕交願師兄速去毋再住此山以

辱師傳也袁曰經卷雖小學道者所當尊敬若起慢心獲罪不小
願師兄息怒當誦一卷請政音義即遵命長別高大笑曰三官經
即誦數百遍亦未能開發心胸誦之何益袁曰儒書云人能弘道
非道弘仁但請至心聽經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堂中結壇展經繞
壇教匝頂禮昇座發教誦三元寶號素即時異香氤氳遍滿室中及
誦經文天樂盈耳雨霖妙花樂則素蕊振空花則雰霏滿地誦畢
下座花樂方歇高乃稽顙乞哀涕淚交流謝曰則明凡劣不識師
兄已證仙班因同學念切故爾唐突乞師兄勿我督責故我愚蒙
袁曰我今往鰲山有意求道可來相訪言畢長住高隨訪之後亦
得道顏度師云高則明康熙初年尚在

男寵

一士夫位已顯矣不近女色傳彼童有最寵者病親侍湯藥衣不解帶及僮病不起誓不再近男女僮猶未之信解所佩刀割其勢為家人所持不果又一士夫有寵僮死殯殮之厚過於第七七大作佛事以資冥福為文祭奠奠奠毀過情意外寵之好漢哀幾於禪位符主竟成歎國李龍為之殺妻僧遂將抗姪然色哀愛弛則罪及餘挑此龍陽君有前魚之泣也若二君者情則篤矣安能免顛倒悖謬之譏乎然以此篤摯之情移之君則忠移之親則孝移之兄弟則友移之妻則義夫移之友則生死交豈不為人倫之芳執歟奈何溺而不悟也悲夫

嚇詐

歲乙丑遊江右聞一假屍圖詐事甚奸南昌富人王生費何首烏鄉人大高其值致爭毆仆塔死急救方甦生謝過飲以酒遺葛一疋鄉人還宿中途告店主人以故且曰一跌不起今作塔頭鬼矣特店主人有姪死未斂因買其葛并索其盛首烏筐鄉人去遂至王生家大慟曰昨買首烏者我姪也為汝家毆傷歸即氣絕今持葛為証告官抵命王生舉家怖甚賂以百金故勉從其請瘞姪之屍王生有僕挾怨訴於縣繫獄未定業鄉人傳至生家爭說為鬼鄉人曰我幾死得生家賜一馬賣與店主人今未致謝何乃言鬼耶生之子大駭留鄉人執僕送官并捕店主人真之法逮其職

化龍

友人施楚望因使事往襄陽河漢於李塔匯見沙磧間有小魚寸許金色耀目舟觸驚魚跳躍中流飲濤頓起風雨驟至咫尺晦冥

舟幾覆溺少頃風雨止但見致遠之內水先融融今歲丙寅初
夏事也又悟一山僧來自天目亦於四月間採薪人積柴溪畔中
獲一物似火非火似狸非狸小兒以經繫之牽弄竟日莫有識者
以物一切不食人咸云繫繫赤日火焉甚故不食試飲以水其
物即跳入盆中發水火餘風雷交作飄漫田禾廬舍無算遠近咸
見黑龍數十丈天矯雲中兩三日東方止之龍之變地萬狀風
雲為其擁護江海任其翻覆一失水莫不與命於童輩之手者
幾希矣故龍德以尊藏高用

神典解元文

里有徐生者少負時譽讀書於先德庵中一夕夢神曰我有文七
篇在我座下今科場題也子熟記之可膺首薦明晨往視果有文

七篇在焉朝夕記誦無遺及入場七題無一爽者和墨揮毫茫無
一字記憶信筆終場揭曉無名及問解元卷即神座下之七篇也
生亦終身寥落徐生者余為童子時習知其武斷於御其或有遺
行而失之者歟



